

我的家族我的家

杨步高

著

大象出版社



杨步高，1937年生于灵宝县东关村一个富裕人家，祖籍山西省芮城县杨涧村。自幼受祖父影响酷爱读书，遂生爱好文学之志。中师毕业后，因“先天理短”和命运不济，舞文弄墨有其心而无其胆。晚逢美好时光，旧梦又起，信笔涂鸦而不能禁，抒之所思又乐在其中，经十余载遂成此书。

杨步高
著

我的家族我的家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家族我的家 / 杨步高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47-6830-9

I. ①我… II. ①杨… III. ①家族—史料—河南省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5358 号

责任编辑: 廉 朴

装帧设计: 王 敏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625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代序)

于微见著话沧桑

◎汪振军

1

代
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变化往往是时代变化的缩影。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个家庭的代际绵延就形成了一个家族。因此，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我们避不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传承或宗法传承，通过家庭关系认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是重要社会根基，即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古老的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保存积累下来，就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上个世纪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解体，中国社会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

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摧残人性的一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以科学民主、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思想逐步占据主流，而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血亲观念退居次要地位。但并不是说，家庭对于个人的成长不重要。事实上，尽管现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挣脱家庭束缚走向社会，开辟了崭新的人生舞台，但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仍然非常重要，他们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经历了复杂的矛盾纠结和心灵挣扎，经历了现代观念的洗礼与对传统观念的反思。正是由于这种体验、反思与超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一大批以家庭或家族生活为原型的伟大著作，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张爱玲的《金锁记》等。这一系列的文学作品无不是以家庭为背景，以家族的沉落起伏为线索，以个人的命运和体验为切入点，反映个人与社会、家庭与社会的复杂变化。其中，个人的亲身体验与文学虚构合二为一成就了虚实相生、变化无穷的文学经典。当然，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二十世纪一百年的中国社会，仅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依靠纪实性的个人写作，才可能更完整地认识现代中国。这些带有个人真切体验的纪实性作品，虽然不是所谓被称为宏大叙事的“正史”，或者被称为非主流的“小叙事”写作，但它们更能打动我们柔

软的心灵，更能真切地反映曲折变化的中国。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杨绛的《干校六记》，特别是近年来在文坛引起轰动的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这些作品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它是以个人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这种个人化的历史叙述所体现的价值要比我们过去所谓的宏大叙事要真实得多、感人得多、生动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批纪实性作品将更加体现出它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正是基于上述基本立场和基本标准，当我接到灵宝同乡杨步高先生的大作《我的家族我的家》，认真拜读之后，感觉到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一、通过百年家族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百年中国的社会风云。正如杨先生在《题记》中所说的：“一部家族史，就是一部社会史，历史的足迹，在每个家族的兴衰沉浮中显得更加真切可见。”

从他的曾祖父那一辈到儿子这一辈，从晚清到现在，时间跨度一个多世纪，经五代人，延续一百多年。对于这个家族来说，既经历了清朝灭亡改朝换代、民国时代、抗日战争，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民族的命运、家族的遭遇，既有悲欢离

合，大起大落，也有兴旺发达，幸福安康。读这样一本书，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一个家族的历史，更能了解百年中国所经历的沧桑变化，可以说，这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史。家庭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同步，国兴则家兴，国衰则家衰。国与家的血肉联系在这个家族的百年历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作者所感悟的：“社会是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赖以生存的根本，社会安定对百姓来说实在是无法比及的福分。事实说明，只有国泰，才能民安。”

二、通过个人的命运沉浮，真诚地表达了丰富的生命体验。一本书最能感动人的不是写别人，而是写自己。从完小读书、灵师读书到陕师读书，从度荒回家、解除公职、流离失所当民办老师到改革开放之后恢复公职、调回老家最后过上安稳日子，从恶人的处处为难到好人的无私帮助。作品通过那么多的戏剧性变化，那么多惊心动魄的细节，那么多的世态炎凉，写出了自己的奋斗、自己所遭受的屈辱、自己在生命旅程中经历的起浮沉落以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与感悟。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本书写得很实，但实中有真情、真意，这是全书的珍贵之处。作者对于自己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没有抱怨生活，而是始终热爱生活。当我读到他所经历的种种挫折而又百折不挠寻求自己的人生出路时，我为他的奋斗精神而感动。由此联想到，人虽然有时像树叶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一

场狂风暴雨可以将它打入泥土，但人不是可以轻易就被打败的。人正是靠九死不悔的执著，终于战胜了命运的种种不幸，从而得到他应有的幸福。过去，我们看的多是大知识分子所描绘的人生，其实像杨先生这样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才更应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体验来自于社会底层，发源于他们心灵的感悟是最纯真、最可靠、最具有忧患意识的，因此他们所抒写的历史更具有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这种历史被史学界称之为“微观历史”，在当前“宏观历史”研究几近成型定论的情况下，“微观历史”以其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更加原生态的面貌出现，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三、通过对灵宝文化的弘扬，真切地表达了其深厚的文化情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灵宝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文化对于人格的滋养不可忽视，作者在书中数处谈起灵宝文化如数家珍，说明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于家乡文化的热爱，同时，也说明作者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达到一种较为圆满幸福的状态，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胜利。文化对于人的修养、素质、思想境界、行为方式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从书中所表现的作者气质与思想境界来看，虽历经曲折，但坚毅执著，这不能说不得益于灵宝地域文化的熏陶。以黄帝为代表的始祖文化、以老子为代表的元典文化、以秦岭黄河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沟壑交

错为代表的黄土文化、以岑参为代表的诗文文化、以豫秦晋相互交融的合和文化,无不体现出灵宝地域文化之大气、包容与和谐的特点。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灵宝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宣传弘扬自己家乡的文化,能够历经乱世始终对于教书育人、耕读传家有一种执著的追求,这不能不说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化情怀。灵宝这个地方之所以文脉绵延、代有才人,与杨先生这样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和文化的自觉追求有着很大关系。世道再乱,家道再穷,也不能忘记读书,这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为一个灵宝人,我已离开家乡近30年。这30年,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时常在梦中思念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现在,读到杨先生的大作,倍感亲切,在杨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写几句话,也算是对家乡的一种回报。愿杨先生的书能够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愿我的家乡永远富裕安康。

最后,以著名诗人艾青的两句诗作借以表达我对故乡的情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汪振军,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河南省特聘教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代 序 1

根移东关村 1

烽烟骤起 8

父子历险 15

致 富 25

父亲罹难 33

收留难女 39

叔 父 46

“跑”日本 55

姑姑们 62

我的童年 67

天时如此 75

二入完小 80

一步之“错” 87

在陕师	93
向党交心	99
在洛阳	105
度 荒	114
流离的日子	121
大串联	129
逝者如斯	135
三喜临门	142
语难全	148
后 记	157

根移东关村

干什么事情，都有引线。我的曾祖父，之所以能走上经商之道，缘起于曾祖父的一门亲戚。

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下，有一个村子叫杨涧村。杨涧村当时隶属于永济县杜庄乡。这实在是一个藏风纳水之地。身后的中条山，从风陵渡一带发脉抬头后，朝东北方向腾跃而去，这就为杨涧村隆起了一道拒风的屏障。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中条山上奔泻而下的雨水，天长日久，就在那漫展下来的黄土高坡上冲刷出了一道道深涧。每道深涧里，便散居着一个村庄，多以姓名涧。杨涧村也不例外，因住着一祖杨门，就将村子命名为杨涧村。只是到后来，村子里才零零星星迁来了几户杂姓。

站在村中的土崖上向南望去，黄河就出现在眼前。在这里，黄河从晋陕大峡谷里冲出来，刚刚完成了大转身，一路咆哮着向东奔去。那巨大的冲击力，就在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坡上，回旋出了一个茫茫苍苍的大滩涂，更给黄河增添了雄浑壮观、撼人心魄的气势。许多年后的一天，我有幸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青年时代写下的一副对联，用伟人

那洞穿一切的目光、博大豪迈的胸怀，将黄河大转身时的壮丽景象，形象而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

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曾祖父名讳杨应基，字阜齐，生于1857年前后，即清朝咸丰年间。曾祖父的那门亲戚，不知从何时起，就在黄河对岸的灵宝城做生意。河南省灵宝县地处豫、秦、晋三省交界处，崤函古道贯穿东西，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函谷关雄踞在水前河侧，而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遇到太平年景，灵宝县因其地理优势和物华之盛，便成为一个令人称道的好地方。宋代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先生曾作《上虢州太守启》一文，对灵宝极尽赞美之辞：

富庶雅高于二陕，莺花不谢于三川。韩公三十一篇，风光咸在；贾岛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溉之饶，被女郎云雨之施。四时无旱，百物常丰。宝产金铜，充仞诸邑；良材松柏，贍给中都。

与灵宝隔河相望的永济、芮城、平陆等地百姓，虽然地处三晋，但因有中条山的阻隔，实际上与所在州府各地往来甚少，大多乘舟渡河，来到河南之陕州、灵宝、阌乡等城，销售物产、采购物品、经商行医，

从事民间活动。因此，在语言、民俗、饮食习惯等方面，与灵宝有着很多相同之处。曾祖父家道不错，祖上又素来重视耕读，曾祖父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看到那位亲戚因经商而发财，又是置地，又是盖房子，很快跃为当地无人能及的豪富人家；而比之那位亲戚，说白了，自家每年也就是收下几囤粮食而已，想要修房建屋，手头还是拿不出现成的银子，实在是相差甚远。两相比较，对无商不富一说，曾祖父似乎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于是也就产生了出外经商的念头。那时，在杨涧村，尚未有人外出经商，曾祖父的这一做法，无异于离经叛道，自然遭到高祖父和家族长辈的极力反对。但是，曾祖父心意已决，再加上年轻气盛，认准的事情便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于是，背着褡裢，跳上木船，渡过河来。

曾祖父从灵宝城外的码头上下船后，先进了那位亲戚开的商铺，熬“相公”。3年后，学徒期满，曾祖父离开这家商铺，沿着城外的弘农河上行25公里，驻足在虢略镇上，决意要把虢略镇作为他走上商道的发轫之地。在这3年时间里，曾祖父一面精心学徒，小心做事；一面利用为商铺采办货物之机，留心研究起灵宝的商业情况来，到离开那家商铺时，已经达到心中有数程度。曾祖父的店铺，开在虢略镇新华街的东头，朝南3间，隔壁是“经和顺大药房”；店铺与大药房同享一个后院，东西厢房各占一面；上房几间，又一分为二。

不到灵宝，实不知灵宝原是个难得的富庶之地。从灵宝城外的码头上，一下船，向四周望去，便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万亩大枣林，将黄河滩涂秀得如一幅巨大的水墨画。更要紧的是，每年收下的数百万斤

大枣，很快就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城西的弘农河，将南山分成两大山系。河西之山叫秦岭，河东之山称伏牛。这两大山脉，自南山蔓延下来，在弘农河两岸拱起了两道绵长浑厚的土塬，东原叫铁岭塬，西原叫衡岭塬。两塬上，村过数百、户过数千、人过数万，在那平展无垠的土地上，过着男耕女织的富足日子。向南，进入丘陵地带，亦是广袤肥沃的土地，自古号称“灵宝粮仓”。而南山上，又是山环水绕，林木葱郁，盛产着各种山货。灵宝实在是一个宜农宜商的养人之地。

虢略镇位于弘农河西岸，除东西长达1公里多的新华街外，还有南北走向的大南巷和小南巷。街道上，全是鹅卵石铺就，经常年日久的车碾、马踏、人走，那鹅卵石便被磨出玉样的光亮来。虢略镇是灵宝的第一重镇，从南山下来的山货，多在这里聚集，销往县城各地；来自县城与各地的手制品，又经此镇，销往南山和弘农河两岸，镇面经济蕴藏的潜力非常之大，非一般初涉商道的人能够想象的到。因此，在往后的二三十年间，曾祖父的商行发展得异常顺利。当然，这更是得益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相对稳定，为曾祖父提供了足以保障的外部条件。虽然，此时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但驻扎在灵宝的大清团练，仍具有强大的掌控能力，社会秩序尚未乱至纷纷。

此间，北方的捻军和南方的太平军，在淮河和长江流域与清军战得正酣。而灵宝地处中原之西，鞭长莫及，尚未形成拉锯之势。即使战火燃至灵宝，也是匆匆而过，并未对灵宝的经济造成多大影响。据方志记载，同治元年五月，太平军将领赖文光领兵3万西征，从庐州渡过淮河，自商洛越过秦岭进入灵宝境内。攻克阌乡城后，围困灵宝

城，攻了3日，见攻不下，隧弃战东进；八月，捻军旋又杀来，又因攻城不克，只好退出灵宝。这些过眼之战，对灵宝的乡村城镇生活并未带来多大创伤。

但是，曾祖父也有闹心的事情。生意渐渐做大之后，店铺里急需得力助手帮他料理日常要事。店里经营的货物五花八门，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山货布匹、针头线脑、煮布染料，什么都有。长年雇有四五个“相公”，守摊、采办、转货，各有所司。但这些“相公”，多是学本事来的，三年学徒期满后，那些脑瓜灵活、曾祖父满眼看上的“相公”们，早等着熬到这一天，卷起铺盖，另起炉灶。再说，生意上的一些所谓要紧的事情，过分依赖这些将来注定要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也不是上策。生意嘛，不免就有生意上的忌讳之处。

曾祖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祖父先知公，长到十六七岁时，被曾祖父从杨涧村叫过来，有意让他熟悉商道，以便将来挑起生意大梁。谁知，先知公似乎从骨子里就透出一种不愿经商的抵触情绪，事事做得让曾祖父很不满意，只好把他打发回去。待我的二祖父先登公长大成人后，曾祖父又把他叫过来当助手。哪知先登公也不是做生意的料子，而且非常厌倦市面生活，即便是好吃好喝也不愿在灵宝待，直闹着回家种庄稼，曾祖父只好把他打发回山西老家去了。

曾祖父把从灵宝挣下的钱，全部送回老家，用在扩大家业上，十来年间，所拥有的土地就排在全村首位。除此之外，曾祖父又在村子当中先后并排盖起了两座四合院，其中一座是二进式，先知公和先登公各住一座。这两座院子，从里面用一砖砌的圆门贯通，在院里就可